



故事大王的故事

通俗文学丛书

故事大王的故事

胡嘉廷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5 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5年2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1—48,000册

书号: 10088·818 定价: 0.77元

编者的话

故事，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主题鲜明、情节曲折、人物集中、语言生动，易讲、易记、易传，不受场所、时间、空间与服饰道具的限制。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管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还是研究尖端科学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喜爱听故事、读故事，甚至讲故事的。有人说，故事是一切文学艺术之本，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故事活动。

故事，大体上可以分为民间故事与新故事两大类。人们喜欢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也喜欢具有民间故事风格与特点的新故事。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时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新故事广为传播，发展得特别迅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全国城乡各地，故事活动广泛开展，产生了大量思想内容好、情节生动有趣的新故事、新传说，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故事作者和故事员，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故事，是一门最通俗的文学艺术。通俗却不等于简单、容易。它与小说、戏剧、电影、曲艺、音乐、舞蹈一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结构、特点与风格。要创作出一个能被群众津津乐道、口口相传而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决非易事。同

样，讲故事也是一门讲演艺术。人们往往把自己最喜爱的故事员，称之为“故事能手”、“故事篓子”，甚至誉之为“故事大王”。

本书限于篇幅和编者的孤陋寡闻，只选编了吴文昶、张道余、肖士太三位同志以及一些有影响的故事员创作的部分优秀故事。他们的“故事大王”的头衔，优秀故事员的称号，不是作者自诩的，也不是编者赠封的，而是当地的广大故事爱好者给予的。

吴文昶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曾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后复员回乡务农，当过多年民办教师，现任浙江桐庐县分水文化馆馆长、浙江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杭州市民研会副主席。他在一九六二年开始给当地农民讲故事，一九六九年开始从事故事创作。十多年来，创作（包括与人合作）故事四十多则。在省、市以上刊物上发表的有二十多则，其中《张家媳妇的苦恼》和《老实头的婚礼》等作品，曾荣获浙江省优秀故事创作奖。他每年平均讲演故事二百场左右，曾先后到浙江省不少地、市、县和上海、陕西、辽宁、广东等地介绍故事创作和讲演经验，还应聘到杭州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讲过几次课。《文汇报》、《光明日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曾先后介绍他创作和讲演故事的先进事迹。吴文昶同志的故事作品，大多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内容健康，构思巧妙，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他的拉家常式的讲演，不做作，不油滑，不温不火，亲切自然，紧扣人心，具有独到的艺术感染力。

张道余同志，今年四十二岁，中共党员，从小参加农业生产，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一九六九年担任上海市金山

县山阳公社文化站站长，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他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学讲和创作故事，六四年发表处女作《说嘴媒人》，一举成名。近二十年来，先后发表（包括与人合作）四十余篇各种类型的故事，有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故事，也有五、六百字的微型故事。他创作的《说嘴媒人》、《范龙进队》、《活包公》等故事，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其中《两亲家上吊记》荣获上海市一九八一年新故事会创作一等奖。张道余同志在近二十年的创作和讲演活动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创作的故事，既能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能及时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与要求，角度新，剪裁巧，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和逼真的人物形象，故事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诙谐风趣，与听众息息相通。

肖士太同志，今年四十五岁，一九五七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江西九江地区文协副主席、江西省作协会员、民研会理事。他在一九六五年与人合作，发表了第一个故事作品《‘实验迷’与‘铁算盘’》，后转入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八〇年重操旧业，专攻故事创作。三年多来，先后发表和出版（包括与人合作）中、短篇新故事、戏曲故事、民间故事和谜语故事九十余篇，并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土特产的传说》和《庐山的传说》两本故事集子。肖士太同志的新传说《如此恋爱》，在上海《故事会》上发表后，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极大地促进了搜集整理新传说的活动。他为了弥补自己在讲演方面的不足，着意研究了新故事的题材、内容、结构，在语言的民族化、通俗化、口语化上狠下功夫，比较扎实地掌握了新故事的创作基本功。他创作的新故事，搜集整理的新传说，题材新、情节奇、语言清

新流畅，既宜阅读，也便于讲演。

欣赏故事，最好是听。听“故事大王”和优秀故事员讲故事，无疑是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但广大无缘临场聆听的读者，读读他们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是大为有益有趣的。

本书选编的二十则故事，分别发表于上海《故事会》和浙江《文化娱乐》等位于我国南方部分省、市的文艺报刊上。值此，特向各有关编辑部的同仁们鸣谢。

编者

1983.3.5于杭州

(171)	张道余	包朝赞	“宝葫芦”
(181)	张道余	包朝赞	文 圃
(181)	张道余	包朝赞	目 录
(181)	张道余	包朝赞	张道余

张家媳妇的苦恼	吴文昶	包朝赞	(1)
“财神菩萨”钻衣橱	吴文昶	包朝赞	(11)
抽签记	吴文昶	包朝赞	(18)
会做媒的自行车	吴文昶	包朝赞	(28)
两亲家上吊记	张道余	胡林森	(35)
新茶客	张道余	包朝赞	(47)
活包公	张道余	包朝赞	(56)
田县长求仙	张道余	胡林森	(68)
奇婚记	肖士太搜集整理	包朝赞	(79)
患难之交	欧阳德	肖士太	(86)
带印记的钞票	传 晓	肖士太	(95)
牛和尚的婚事	肖士太	吴清汀	(102)
被通缉的人	欧阳德	肖士太搜集整理	(109)
新娘缺席的婚礼	肖士太	包朝赞	(122)
哑女告状	魏仲云	包朝赞	(134)
二上江城	支希钧	马红星	(152)
拳师遇鬼记	刘长贵	唐文光	(159)
王三铁请客	史志魁	果 红	(166)

“活宝”阿乐伯	王毓欣 (171)
圆 梦	杨清江 (180)
阿香拉郎	周 辉 整理 (188)
三个菩萨	汪黎明 (193)

()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1)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2)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3)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4)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5)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6)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7)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8)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89)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90)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1)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2)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3)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4)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5)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6)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7)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8)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09)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0)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1)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2)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3)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4)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5)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6)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7)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8)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19)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120) 黎 族 语	黎 族 语

张家媳妇的苦恼

吴文昶 包朝赞

张家山有个张大妈，头发花白，身体健康。她有个儿子，忠厚老实，年轻健壮。全家就这么两个人，一个在队里做做，一个在家里摸摸，母子两人，勤俭节约，生活过得蛮好，年年还有点钞票存银行。张大妈笑在脸上，喜在心头，十分高兴。

但是美中不足，儿子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照理说，象张大妈儿子这样的后生，既是独养儿子，还有三间房子，找个对象不是很容易吗？可是由于“四人帮”破坏，社会风气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年轻人讨个老婆真比买个金菩萨还难，再加上张大妈的儿子又忠厚得出奇，不要说谈恋爱，就连平时说句话也很难得，所以一拖两拖就拖下来了。这怎么不叫张大妈着急呢。于是她到处托人给物色一个媳妇，条件很简单：第一是女人，第二是活人，第三是会做生活的人。

这样过了不久，总算找到了一个。这天，介绍人来传话，说姑娘明天要亲自登门望人家，看不中拉倒，看中了就谈条件，当场定下来。

事情来得这样急促，这可忙坏了张大妈，一面督促儿子

理发刮胡子，一面杀鸡宰鸭，忙了个大半夜。

第二天上午，姑娘来了。陪她来的除了介绍人以外，还有她婶婶和她舅妈。张大妈待若上宾，先泡茶，再上点心。吃罢点心又是瓜子、花生，接着又烧中饭，菜是木佬佬：清炖鸭、白斩鸡、红烧肉、炒荸荠、肉丸子、豆腐皮、肉丝爆炒辣西西，还有油炸花生米。张大妈真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让客人吃得满意。

饭吃饱，脸洗好，介绍人将客人请到房间里，一边让姑娘看看，一边开始谈判。

介绍人问姑娘：“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姑娘回答很干脆：“好的。”

“人家怎么样？”

“好的。”

“小伙子呢？”

“好的。”

姑娘嘴巴里这么“啪啪啪”一连蹦出三个“好的”，看来这宗事体笃定落胃，喜得那躲在隔壁房间里偷听的张大妈心都快跳出来了，连忙轻轻打开箱子，摸出两张十块头钞票，准备给这位未来的媳妇做个见面礼。可是当她刚刚拿出钞票，只听姑娘说道：“别的都好，就是……”

张大妈心里“别”一跳。暗忖：就是怎么？房子不够大吗？再造；家具太少吗？再做。只听介绍人催促说：“就是什么？这里没有外人，你就直说吧。”

张大妈捏紧钞票，竖起耳朵听下文，等了半天，只听姑娘说道：“就是有阿婆勿好。”

哎呀呀，我的老天！谁能想到姑娘嘴里会蹦出这样一句

话来，这对张大妈来说，真好象当头吃了一闷棍，“噙”地一下差点昏过去。手里的钞票，“卜”一下掉在楼板上，她也不知道，自己一下跌坐在床上，心里叫道：“哎呀呀，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个媳妇不要娘啊！”

姑娘这话，不要说张大妈听了吃惊，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呆住了。介绍人心里想：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来的呢？你想得出来，我可讲不出去呀！

姑娘的婶婶熬不住开了口：“你这姑娘，怎么好这样讲呢？常言道：‘廿年媳妇廿年婆，错待公婆要吃苦。’还好这里没有外人，要是传出去多坍台呀，嗯？”

姑娘勿服气地说：“你真是老脑筋，只晓得老古话，不看看新形势。现在姑娘找对象，一开口就要八个‘子’，十个‘化’，还有什么一表人材，二老亡故……”

姑娘没讲完，她娘舅母说：“什么二老亡故？人家老太婆好好的，你想逼着她——”

姑娘说：“我不想逼她，我只想另起炉灶——自顾自。分开过，我来，不愿分，拉倒。”话语十分干脆，硬邦邦的，毫无商量余地，谈判也就到此结束。

客人要走了，张大妈强装笑容送到门口，她手里紧紧捏着那两张十块头，几次想塞给姑娘，但转念一想：肉包子打狗，何苦呢！还不如给儿子买点补食吃吃实惠。

送走了客人，张大妈回到房里，坐在床上想心事：媳妇，媳妇，天天想娶个媳妇，可是媳妇还没有进门，就想赶走阿婆，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想到这里，止不住眼泪“刷刷”往下流。

张大妈在楼上流眼泪，儿子呢，在楼下叹气。过了半

天，儿子站起来，“通通通”跑到楼上，对张大妈说：“姆妈，你不要难过，我就是做光棍也不和你分开！”

听了这话，张大妈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她抬头朝儿子一看，发现儿子好象老了许多。心想：儿子三十啦，不能再个拖啦，总不能为了我这老太婆耽误儿子的终身大事呀！这件事真叫张大妈为难，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想了半天，决定去找大队老支书商量商量。

说来真巧，张大妈正想去找老支书，老支书却找上门来了。

原来大队为了发展畜牧业，新办了一个养猪场，在讨论饲养员时，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感到张大妈蛮合适。因为她有丰富的养猪经验，特别是养母猪更加内行。过去她家的母猪产的仔猪很受群众的欢迎，后来养母猪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后，她就没养过了。再说她对集体的事非常热心，做一样象一样，样样出色。所以老支书特地上门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后，就可定下来了。

老支书把事情一说，嘿嘿，正救了张大妈的急。她一口应承下来了。并且说服儿子，把自己的日用家具搬到猪场里，安了床铺，打起了灶头，吃住在猪场，以场为家，另立户头。就这样一分为二，一家人分成了两户。

这一来可好，过了不久，张大妈的儿子也和那个不要婆婆的姑娘结婚成家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年把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张大妈全心全意把猪场办得呱呱叫。她自己吃过用过，还找进一百多元，她把钱全部存进了银行里。她儿子和媳妇两张嘴吃，四只手做，生活也不错。第二年还生了个白白胖胖的

孩子。丁娘的拳头安平特欢喜，爽爽齐齐朝恩恩，亲育扶扶

生孩子是高兴的事，但也是麻烦的事。张家媳妇抱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在发愁；不仅地里的生活没法去做了，收入少了，而且一天到晚在家里，也是忙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常常弄得猪在“嗯嗯”地叫，孩子在“哇哇”地哭。这时候，她才想到：家里多么需要个老太婆呀。

媳妇想呀想，想出了个办法。这天晚上，她对丈夫说：“姆妈年纪介大了，还叫她在猪场里养猪，我们做小辈的过意得去吗？我看还是叫她回来，好点差点一道过，稀的干的一起吃，大家一道，热闹也热闹一点。”

一听，这种蜜糖拌拌的话多好听呀！忠厚的丈夫听了蛮高兴。连忙跑到猪场里，把媳妇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要求姆妈回家一道过。

张大妈听了这些话，当然也高兴，常言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她怎么不想一家团聚呢？但离开猪场，又舍不得丢下这些肥肥胖胖的猪。所以对儿子的要求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说了句：“再讲吧。”

可是媳妇哪里等得及呢？她跑到大队里，说她婆婆年纪大了，养猪吃不消了，要求换。并且说干就干，亲自动手将张大妈的床铺拆回来了，家具搬了回来，还腾出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铺排得整整齐齐，将张大妈“请”回来了。从此，两户又合成了一家。

几天以后，媳妇开始一步一步向阿婆办“移交”了。先是让她带孩子，再是烧饭，再是喂猪，后来索性连洗衣服、洗碗、拔猪草等一切家务事统统“让”给了阿婆。好得张大妈是从小做惯了的，虽然比在猪场里忙得多，但还是安排得

井井有条，料理得清清爽爽。就这样平安无事的过了几年，张大妈的孙子已经四岁了。

有一天，张大妈趁孙子睡着了，抽空出门拔猪草。由于连日来劳累过度，一不小心从高坡上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幸亏社员们发现，将她送医院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命是保住了，但下肢瘫痪，再也爬不起来了。

从此以后，张家媳妇不但要自己料理家务，还要服侍婆婆。三天五日熬熬过，十天半月就要发火了。可是这火怎么发呢？阿婆是自己“请”回来的，难道再赶出去吗？事情也真不巧，张大妈的儿子又参加专业队搞副业去了，难得回来一趟。所以媳妇真是有气没处出，有火没处发。一天，她见四岁的儿子跌倒了，哇哇在哭，就骂：“这个僵尸，爬不起来啦！好，你躺着，反正有人捧给你吃的！嘿，我真是瞎了眼珠子，嫁到这种倒灶人家，在这里活受罪呀！”

又碰到孩子打破了碗，她又骂开啦：“你这个败家精呀，人家快让你败光啦！怎么阎罗王不会把你勾去的呀，早死么早清脱，省得我操心！”

大家听听，这哪是骂孩子，分明是指桑骂槐呀。常言道：“冷粥冷饭能吃，冷言冷语难受。”这种指着秃头骂和尚的咒语谁受得了哇！可是张大妈却忍了，有啥办法呢，“牛老无力，人老无威”，何况自己又卧床不起，只得气往肚里吞，泪朝肚里流。可是忍了也不行，待遇还是一天不如一天，甚至连吃饭的碗也不给洗，这顿吃了下顿再盛。这真气得张大妈几顿没有吃饭，她心里暗想：难道一个人老了、病了，就该受这样的罪吗？

张家媳妇虐待婆婆的事，慢慢地传开去了。邻居们都很

气忿，整个村里议论纷纷。有很多人买了饼干、罐头等去看望张大妈。有的安慰她，有的鼓励她同媳妇开火，也有的提议向领导反映，批评媳妇的错误行为。

这一来张家媳妇更火啦，回到家里骂阿婆：“有本事不要赖在床上嘀嘀咕咕，爬起来去告状，告到县里、省里我都不怕！”走出门口骂众人：“清官难断家务事，要你们狗咬老鼠多管闲事！谁要打抱不平，有本事背回家去，认作干娘养起来！”

事情一传两传，很快传到外地。张大妈的儿子一得到消息，马上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一进门，两夫妻就接上了火。可是媳妇嘴灵，儿子嘴笨，论吵架根本不是媳妇的对手。儿子一句没讲完，媳妇十七八句顶来了。他气得没办法，上去给媳妇“啪啪”两巴掌。这还得了，媳妇大哭大闹了一阵，最后，包裹一拎，奔娘家去了。

第二天，媳妇从娘家回来了，一道来的，有她的爸爸、娘舅、大伯、叔叔，她姑姑、大妈、婶婶，有男的，有女的，浩浩荡荡一大班。原来，张家媳妇从娘家搬来了“救兵”，兴师问罪来了。

娘家人刚进门，“轰”一下从村里涌来了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他们有的是来看热闹的，但大部分是准备打抱不平的。现在是两军对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丈人阿伯不慌不忙，接过女婿泡来的热茶喝了几口，问女婿：“你打人啦？”

女婿点点头：“是的，我打了她两个巴掌。”

“谁给你的权力？嗯？”

管去“……”女婿不开口。

人群里有人接了腔：“两夫妻吵架么总有的，牙齿和舌头也会磕碰呐，介认真做啥？”

丈人阿伯听了很不顺耳，抬头看看，又不知是谁讲的，就大声说道：“总有的？说得倒是轻巧！老实说，女儿介大，我从来没有碰过她一指头。共产党领导还准打人？嗯？”

女婿听了这话，连忙说：“我打人是错误的，我检讨，我向她道歉。但是她对我姆妈太缺德……”接着，他详细叙述了张大妈的遭遇，还把张大妈用的饭碗拿来给大家看。然后又说：“你们都是长辈，都有儿子，都要讨媳妇，如果你们的儿子、媳妇都这样待你，你们心里好受吗？共产党不准打人，打人是我不对。可是共产党也不准虐待老人，她这样虐待阿婆对吗？”谁都想不到这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如今会讲出这一番落地有声的话语来，讲得村里人连连点头称是，讲得娘家人目瞪口呆，无言对答。

这时，站在旁边的人也议论起来了，这个说：“做人总得讲点道德，哪能用着了拖来用，没用了就丢开！”那个说：“我们村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过，这种歪风不煞，传染开来不得了！”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娘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不自在。

丈人阿伯想了想，问她女儿：“是这么回事吗？”

女儿无言回答，只得哭。她婶婶插上来说：“看来这姑娘虐待阿婆，是不好！当初我陪她来相亲，她就嫌这家人家多了个老人！”旁边人都说：“是这样情况，我们都可以证明！”

丈人阿伯站起来说：“你不用哭，也不用跑娘家。你没

理，我们也保不了你的驾，撑不了你的腰，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错了就改。”说完，手一挥：“走，我们回去！”

娘家人走了，村里人鼓掌欢送。媳妇却赖在地上哭得更凶了，谁也劝不住，她的哭劲真好，足足哭了几个钟头。

张大妈躺在床上，被哭得烦透了，就说：“你不要哭啦，你无非嫌我这个老太婆，现在就分开过吧。”

大家一听，都说：“对，分开！张大妈由我们大家轮流照顾，还愁养不活这么个老太婆？”

说干就干，大家七手八脚，打灶头的打灶头，挪床铺的挪床铺，搬东西的搬东西，一下子就在屋东一间房子里给张大妈安好了家。儿子要求跟娘一道过，娘不答应，他火啦，也在当中一间房子里打起灶头，安了家。这下可好，一家四口成了三户。小孩跟谁呢？理应跟娘，可他不肯。那么跟爸爸？他不干。他要跟着奶奶过，因为他喜欢奶奶呀！

从此以后，东边张大妈家里人进人出，有给她烧饭的，有给她打扫卫生的，有给她洗衣服的，也有给她看病熬药的，十分热闹。可是西边媳妇的屋里却门庭冷落。她弄不懂，为啥人们对这个残废的老太婆这样热情？他们想得到什么呢？她在床上蒙着被头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实在感到孤独，硬着头皮做生活去了。可是大家象陌生人一样用奇怪的眼光看她。

张大妈在众人的照顾下，心情愉快，吃药治疗，身体也慢慢好转，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媳妇呢？丈夫、儿子不理她，隔壁邻居看不起她，这种孤独的日子真是度一日象过一年。这时候，张家媳妇才真正感到做人的苦恼。她几次想和丈夫“和平谈判”，但丈夫提